

■ 语言研究

意义、意图和意识——语言适应论的 意义回归研究

钟尚离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172)

摘 要: 根据语言适应论,语用学把意义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意义是定义语用学兴趣所在的一个特征,不应被看成是与语言形式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匹配关系。意义是不确定的,因而意义的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意图。研究语言的意义必须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同时进行,要充分公正地评估意义在人类现实中的主导作用。意义的表达与意图的实现处于非二元对立的一个连续体上。

关键词: 语言适应论; 意义; 意图; 不确定性; 非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7835(2014) 01 - 0140 - 04

Meaning , Intention and Consciousness: On the Return of Meaning Based on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ZHONG Shang -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henzhen 518172 ,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 meaning as a key issue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efining pragmatics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stable or fixed correspondence with language form. It is indeterminate ,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e produced alone by intention. The researches on mea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 society and culture , and meaning as the leading role in human reality should be re - estimated. It is along a non - dichotomous continuum that falls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nten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meaning; intention; indeterminacy; non - dichotomy

一 语用学科史上的意义和意图概述

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阶段经过认识论阶段进入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至今的现代语言哲学阶段,百家争鸣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各学派出现了向传统哲学转向的迹象。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意义,语言就是阐释和建构“意义世界”,“语言是人类建构意义世界的唯一材料”^{[1]60}。其发展趋向呈现为自然语言的逻辑实证主义路线和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路线。前者的重要代表有弗雷

① 收稿日期: 2013 - 04 - 12

基金项目: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课题(WK201004)

作者简介: 钟尚离(1970 -),女,湖南隆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蒯因和戴维森等,“主要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专注于语法和语义的研究,而忽视语用的研究”。后者的重要代表有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塞尔和格赖斯等,“更多地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作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2]73}。

英语 pragmatics 一词从词源上看,既指哲学领域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指“语用学”这门历史不算太长的学科。由此可知语用学自诞生以来与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用意义是言语交际的核心概念,但是自 Grice (1957; 1967) 以来,欧美后继语用学理论出现了分野,关联理论学派将语用意义解释成说话人的意义,而语境学派的理论如 Lederer (2005) 考虑了句子从具体语境推出的意思,把语用意义看成句子在特定语境里的话语内容^[3]。

语用学中语用意义的意图研究(如 Searle, 1983, 1992; Stroud, 1992; Weiser, 1974) 首推 Grice。Grice 考察了逻辑、信念及意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根据说话人意图区分语言符号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并用合作原则来规范语用意义的产出。Grice (1989) 认为语言行为之下的心理意向也许并不是决定语言意义的要素。正常情况下,会话意图和会话内容之间存在理性的合作原则,人们说话都是有意向的,说话人通过言语体现“计划”^{[4]222},因此,话语能产生特殊含义并不只是意向性使然。Grice 的意义理论启发了 Searle,他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概念进一步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Sperber 和 Wilson^{[5]21}引用了 P. E. Strawson 对 Grice 会话意图的分析,指出交际双方的意图是明示的,言语交际是明示-推理模式,意图框架可以用于解释并概括所有言语交际行为^{[5]61-64}。

二 适应论的意义理论

Jef. Verschueren 的语言适应理论(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又译为顺应论,后简称适应论)自 1987 年面世^[6],在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1999)^[7]一书中系统而全面地阐释了语言适应理论(后简称为适应论)。钱冠连和霍永寿于 2003 年将该书翻译为《语用学诠释》^[8]。笔者认为该译著严谨、科学、准确,因而本文对适应论的有关汉译主要选自该译著。

适应论以语境因素、适应的真正对象——结构以及适应的动态性和意识程度等四个互相联系的角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建构分析框架。语用意义的产出,要适应语境因素也即适应的真正对象——结构以及适应的动态性和意识程度等四个互相联系的角度中的各个因素,并在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动态地、交互地产生。

根据适应论,语言从根本上说具有表意性,作为主要工具,它用于一个本来没有意义的世界中试图建构意义。“意义的生成是语言使用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低层面上的日常现象”^{[8]10}。Verschueren 在 0.4 语言的表意功能一节,对重要术语的论域作了说明。他不采用常用术语“意义的建构”(meaning construction) 或者其相等的动词形式“建构意义”(constructing meaning),而把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过程称为意义的生成(meaning generation)。他认为,术语“generation”(生成,名词)和动词“generate”(生成,动词)不一定特别注意说话人的主动(扩展而言,主要是有意识)参与。由于其潜在的不及物说法,动词 generate 和名词 generation 既考虑了语言使用者对这些过程的能动作用,也考虑了这些过程的更为自发的、不受语言使用者意向直接控制的活动^{[8]10}。在 1.3 节和第六章,他特别说明了意义的建构(或建构意义,强调施动性)和意义的显现(或显现的意义,强调涉及到程度或显著性都较低的施动性或意识的过程)为意义的生成(或生成的意义)的不同方面。

除了对重要术语的论域加以说明, Verschueren 还指出了结构主义功能观的偏颇。为了与语义学进行区分,传统语用学被界定为直接与语义学对立的学科。简言之,从意义与语境的联系方面来看,语用学研究语境中的意义,而语义学处理独立于语境的意义。然而,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并不仅限于一个“语境中的意义”,因为这种意义很容易就可以纳入到语义学中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层面

上去。把语用学看作是对语境意义的研究而同时又承认语言形式意义的变异性的种种做法,实际上只是把语境追加为另一个层面上一个稳定性参数而已^{[8]11}。Verschueren 指出传统语言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观具有机械主义色彩。结构主义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系统,但是在系统内部发挥作用的功能原则并不适用于作为诸种现象之一(种现象)的语言,这样结构主义功能观只是偏颇地考虑意义(的几个有限的方面),而语用学强调语言和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功能性联系,把意义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考虑^{[8]12}。

在 0.2 到 0.4 节,他提出了语用综观(或称语用视角)的观点,即“语用学是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7]7 [8]9}。语用学把意义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意义是定义语用学兴趣所在的一个特征,不应被看成是与语言形式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匹配关系。更确切的想法是,意义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地生成的^{[8]13}。由于在一特定语境下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义,因而意义是不确定的,并且世界知识和语境知识在理解过程中的援用都使意义的可及性具有不同的等级。

三 适应论的意义回归研究

Verschueren 认为,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表达意义和听话人理解意义对于言语交际而言同等重要。表达意图只是说话人的事情,因而在极其复杂的交际过程中,有太多的因素影响意义的产生,意义不可能单独依靠意图而产生。关于意图,Verschueren 指出,自 Grice 以来的传统语用学研究不尽妥当,意图不是决定意义的唯一因素,应该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同时进行语言意义的研究。

Verschueren 在适应论中强调要淡化交际主体起作用的意图,代之以意义。在 2.1 做出选择一节中,他首先指出“使用语言必然包括连续不断的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是由语言内部(即结构)的同时也/或者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所驱动的”^{[8]66}。他指出,有一种误解是以为做出选择必是一个有意识的活动。事实上,有些选择的意识程度很高,而有些选择是完全自动的。“在语言使用的研究中,我们不把说话人的意图性强调到至高无上地位”。并且在“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语言使用者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唯一的自由就在于他或她可以决定是使用语言还是保持沉默(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和前者一样有意义)。一旦用上了语言,无论选择的范围是否能完全满足当时交际的需要,使用者都必须尽选择的义务。”但是 Verschueren 并不因此全然否定意图的存在,并不认为交际主体的适应只是消极的适应。他接着指出,必须选择时,人们总是会“勉强抓出一个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这一表述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其冒险性就在于过多地注意了语言选择的意识层面及其相关的意图性”^{[7]57, [8]67}。

在分析交际主体所做选择的复杂性时,Verschueren 选用了术语 meaning generation,认为它的表意的幅度更广,既不否认语言使用者对处于讨论中的过程作出积极的贡献,又不被简单地看作受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的直接控制,避免了 meaning construction 一词过于强调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

关于 Verschueren^{[7]160}的例子,Verschueren 用第 162 页到 164 页的篇幅进行了解释。在这里,他批评了 Weiser(1974)和 Stroud(1992)的意义理论过于重视意图。笔者认为,他在适应论中的伟大贡献之一正是重新对意义和意图进行了区分。他承认每一种人类活动都会涉及到意向性(尤其是顾客欲使其周围是非吸烟区域的意图,以及女招待想满足顾客的各种愿望的意图)。但是,在复杂的选择过程中,“individual intentions are not more fundamental than other ingredients of the speech event(个人意图的重要性不会超过言语事件的其他要素的重要性)”。 “Placing meaning into the custody of context ... is exactly the prerequisite for an empirical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ful functioning of language(把意义置于语境的监护下……正好是语言表意功能发挥的研究的一种经验性方法的前提)”。所以在分析此例时,他认为,“This dynamic piece of interaction clearly generates meaning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speak-

ers' intentions (这一动态性的互动过程,明确地生成了和说话人意图无直接联系的意义)”,但是交际主体仍然在起作用^{[7]162-164}。

Verschueren 是在对以格赖斯意义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语用学的挑战基础上提出的适应论意义观。他在适应论中淡化了交际主体起作用的“意图”,代之以交际主体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识,将“意图”与“意义”分离,从而使读者对“意义”的理解不再依附于“意图”。意识突显性这一术语原本来自于 Errington (1988) 的使用,但是 Verschueren 按需要作了改动,成为用以表示由处理程序的特点和机制决定的意义生成过程状态的总括词。对此,Verschueren (1999: 173-200) 在第六章意识突显性做了专题阐释。他指出,语言选择和心智过程的发生带有不同的意识突显性程度(简称意识突显度)。意识突显性与个别“知识”之间以及与社会规范确立的标记性模式之间等的意识突显度不同,在意识中并不占有同等地位。选择时的意识程度从下意识、无意识到高度自觉、拥有强烈的意图,可以形成一个连续体。语言使用者的策划有目的性,但是意识程度有不同。语言接受者的接受有选择性,意识程度也有不同。

到此,Verschueren 在适应论中将意义从意图中分离出来,又用意识突显性的重要概念将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因而意义的表达与意图的实现处于非二分对立的一个连续体上。Verschueren 提出语言意义的研究必须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同时进行,语用学有必要向意义本来的复杂性回归,要考虑语言的产生和解释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力量,充分公正地评估意义在人类现实中的主导作用。

四 结 语

在适应论推出之际,语用学领域中承认意义的交互性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了共识。Jenny Thomas 认为,意义不是语词本身所固有的,也不是言语者或听者单方产生的。意义的获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言语者或听者之间意义的交流、(物理的、社会的和语言的)话语语境以及话语的意义潜势^{[9]22}。何自然和于国栋也分析了适应论的意义理论,认为不能将意图与意义的分离简单地看成意图与意义僵硬的二元对立^{[10]433}。笔者认为,从人文科学的独特性来看,将意图与意义截然分离,其结果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反映,最终会混淆甚至抹杀语言使用的作用。纵观传统语用学关于意义与意图紧密相连的历时之维,适应论关于语言使用既反映文化思维及人类活动的社会惯例的意义,又不否认交际主体的意图起作用的动态张力,其方法论是多元的、互动的,其意义理论是辩证而全面的。

参考文献:

- [1] 刘玉梅. 后语哲视阈下“意义世界”的建构[J]. 外国语文, 2013 (1): 60-65.
- [2] 钟尚离. 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意义理论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71-4.
- [3] 何雪林. 语用意义的理论发展管窥[EB/OL]. (2008-05-09) [2013-06-17]. 中国语用学研究会 <http://www.cpra.com.cn/Html/Article/65420080509010128.html>.
- [4] 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Sperber D,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5.
- [6] Verschueren J.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C]// IprA Working Document 1.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87.
- [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rnold, 1999.
- [8] 维索尔伦 耶夫. 语用学诠释[M].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9] Thomas Jenny.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5.
- [10] 何自然, 于国栋. 《语用学的理解》——Verschueren 的新作评价[J]. 现代外语, 1999(4): 428-435.

(责任校对 王小飞)